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宗族文化的标本

江村

方光华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宗族文化的标本

江村

方光华 著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族文化的标本——江村 / 方光华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9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ISBN 7-81093-314-0

I. 宗... II. 方... III. 乡村—文化史—旌德县—古代 IV. K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358 号

本书图片摄影: 卢百平 叶晚年 尹建生等

宗族文化的标本——江村

方光华 著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 0551-2903038
发行部: 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32 千字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ISBN 7-81093-314-0/K·25

定价: 22.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朱文根
副主任 汪大白 何 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勇虎 方光华 朱文根
朱万曙 汪良发 汪大白
汪昭义 何 峰 余治淮
吴兆民 胡时滨 洪少锋
倪国华 董 建 舒育玲

执行主编 何 峰
总 策 划 朱移山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同化而回归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

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中原士族们在清风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园。痛苦反省无疑是他们思考的主调：为什么会失去列祖列宗的乐土？如何才能恢复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士族们大多出身权贵、养尊处优、满腹经纶，由钟鸣鼎食坠至狼奔豕突，背井离乡，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们很快适应了现实，找到了对策：一是聚族而居，构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务，必须让血缘宗亲合族而居，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风水宝地构建村落，既解决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凶险，同时能福荫子孙。于是，胡姓建村于龙川、西递，汪姓择址于宏村，吴姓卜居于昌溪，罗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户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他们所选择的皆为灵山秀水环抱，既适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传统。再大的苦难也动摇不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士族们对孔孟儒学的尊崇，必须让等级有序的宗法伦理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惟孝惟忠听从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穡艰难”，“处世无欺，爱人以德，守分安贫，即是敬宗尊祖；持躬无助，任事惟成，明伦重道，便为孝子贤孙”。尊祖叙谱，敬宗建祠、修墓，睦

族互助赈济。这样，在每个村有高大威严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谱；有周全的祭祀礼仪；还有严苛详尽的族规等来约束子孙，凝聚人心。三是强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励。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发展是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儿孙不仅自己要出人头地，还要为家族挣得荣耀，获得皇朝的恩荣；而要达此目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读书志在圣贤”，“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时刻牢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宗族则“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时可见“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的村落，并且“文风鼎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那平和的炊烟、虔诚的香火和那琅琅的书声伴随着霏霏云雾在碧蓝的徽州上空一齐飘荡、升腾。

正是秉承着曾经历巨大人生落差、饱受痛楚的先人们生命深层激发出的坚韧顽强的变革自身的进取精神，再经过数百年相对宁静环境下不断地濡染、积淀、强化而升华，徽州儿孙们的辉煌犹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灿烂开放——

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举成功至明清两代以至民国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这些都占全国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谓“名臣辈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适三位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名人灿若繁星。三是经商成功者众。从徽州大山中走出，顺着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的无数徽州子孙，在盐、

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中明清时期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

一个个的硕儒、高官、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乡父老的视野，但他们的根还在故乡，还扎在曾经哺育他们的村落中，家乡的水口、白墙黛瓦、街巷、古树、祠堂、天井、鸟语蝉鸣、儿时的伙伴，更有全体宗族的期盼的脸容仍历历在目。于是，他们把获得的恩宠和荣耀献给家乡，把金银财富捐输给家乡，把自己对同宗后辈的嘱托希冀题赠给家乡。这样，就给那些显得陈旧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顿然注入了无限生机：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坊、“进士”坊、“中书”坊、“贞节坊”和“恩荣”牌楼等高高竖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体系、石家村的宏伟“棋盘”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彻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气势恢宏的“一府六县”，敬爱堂、溥公祠、知本堂、东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扩建、装饰得美轮美奂；桂枝书院、紫阳书院、竹山书院等气象万千；非园、果园、西园、东园、桃李园等游人如织，引得名人雅士似莺飞蝶舞般徜徉唱和；还有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语重心长的题额、楹联、格言，更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后学者在“问渠书屋”、“凤游山书屋”等潜心求索，能“抬头见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腾……

于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为她的子孙在现实中飞黄腾达，犹如画龙点睛般活灵活现；在漫长的期待中，祖辈们以他们的“尊崇天理”、“积善积德”、“惟勤惟俭”，精心地铸造着村落的灵魂，如今儿孙们不负厚望，不仅没让村魂丢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让村魂添具了时代的风采而更加鲜活跃动！

说村落是徽州社会的缩影，说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说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馆，等等，丝毫不为过；最本质的，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台。

俱往矣。过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称为“古村落”了，导演们都已作古，一幕幕鲜活的剧目变为“遗产”，一座座平台的原貌已经和正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很是高兴，《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了10本图文并茂的书稿，能够让我们进入沉睡的村落，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并且令人惊喜的是，探索者绝大多数也都沐浴着徽州文化成长，他们在情感上与徽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同时眼光又是现代的。现代思维令他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而较厚的素养又使得每本书的叙述深入浅出，活泼生动。

10本书，选择10个村落，10个村落选择徽州文化的10个侧面：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着力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突出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突出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着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突出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书是较充分的，但我认为还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侧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们能继续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貌。

是为序。

汪良发

2005年9月于黄山学院



2001年5月21日,江泽民同志视察江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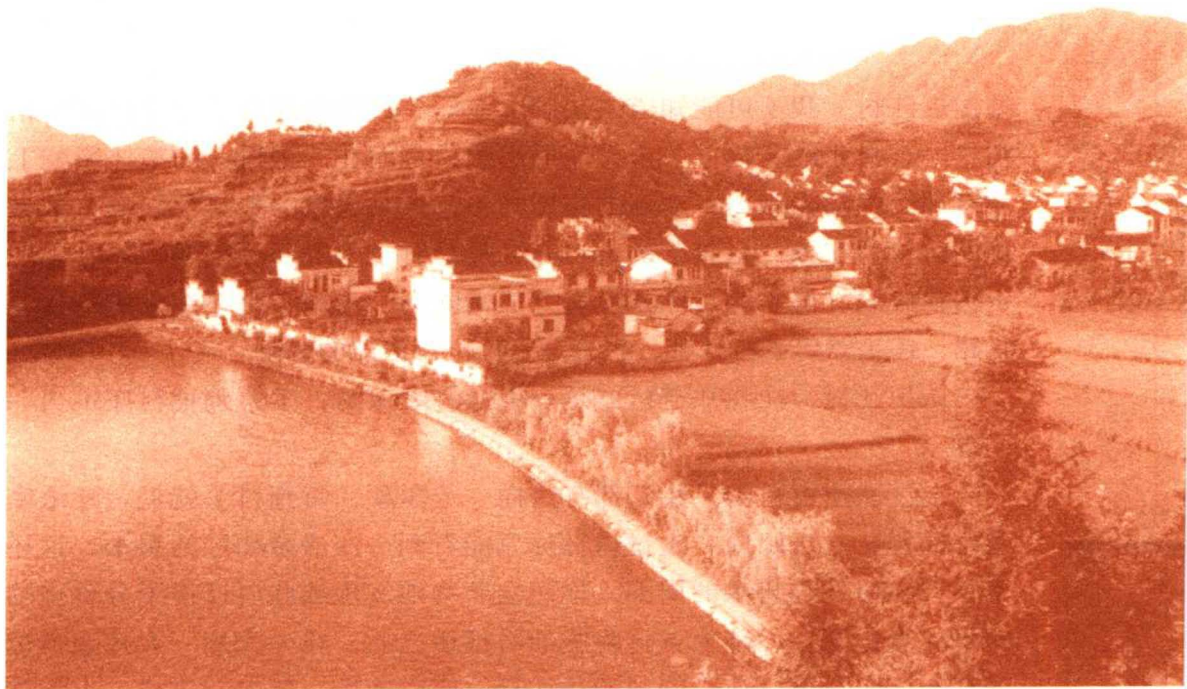
江泽民
二〇〇一年五月廿一日
于旌德县江村

江泽民同志视察江村时题名留念

目 录

1/	一、村庄的园林
12/	二、高山的鼓声
26/	三、周全的水系
36/	四、宗族的圣殿
70/	五、氏族的史册
88/	六、功名的标识
100/	七、沧桑的民居
119/	八、文化的馨香
133/	九、别样的风俗
141/	十、奇异的婚配
149/	后记：生长的江村





江村村貌局部

一、村庄的园林

在徽州，叫江村的村庄每个县都有，因为以姓名村的习惯在古老的徽州非常普遍。本书介绍的是位于黄山脚下旌德县白地镇的江村。它距黄山风景区仅 37 公里，是江泽民祖居地。通往黄山的 205 国道擦江村而过。

江村是古徽州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村庄。我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认识江村的，因为最早涉足江村的旅游宣传，从而对这么一个村落发生兴趣，并逐步透过其表象了解这样一个村落的个性特点。要说我对徽学有那么一点兴趣的话，那是从写江村研究江村开始的，没有无数次

的走近江村，我不可能知道宗法制度在一个村庄的建设，一个村庄的精神，一个村庄的文化，一个村庄的思想，进而在一个村庄的整体影响上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力；这样的作用力不仅仅是表象的更是深层的，其文化的沉淀力正如江村脚下的青石板，那是有定力的一种东西。不管你怎么去粉碎它，但它的烙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无论它是垫在你脚下让你走路，还是盖房子打墙基，它总是一种可以依靠的基础。

认识江村，让我知道村庄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千万别把村庄不当一回事。

走进徽州古村落，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印象，每到村头就见一片浓密苍郁的树林立于眼前，透过树林你总能看到一汪清澈如许的碧水，这还不算，在树林与碧水的周围，你还会欣喜地发现那些设计得十分玲珑的凉亭或者古刹。而踏上青青脆脆的石板道之后，在一大片一大片金黄色油菜花的陪衬下，让人仰视的往往是一座座牌坊。还没有进村，人们就会被这样的美景所吸引、所陶醉。人们常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理想境界，假如要想做白日梦的话，徽州的古村落一定能圆你一个真实的桃花源之梦，这样的说法绝对没有一点夸张。徽州到处都是桃源胜境，到处有误入天堂的感觉。在古黟西递、宏村，在唐模、灵山是这样，在龙川、江村同样如此，只是各有各摄人心魄的魅力罢了。

这样美的所在，在徽州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就是水口。因为它宛如一户人家门前的“窗壁”，有人又叫它“水口窗”。窗口有限，景色无限，站于此窗前，会勾起你对眼前古村美景的向往。驻足在这心旷神怡之境中，多少人在感觉它的外在之美之后，总想了解这美景后面的文化积淀。这样的文化积淀确实与每一个村落的先祖有关，是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独特的美的所在。

徽州先人大都如江村先祖一样来源于中原地带，中原士族在来到徽州这块奇美的地方之前，受过老庄虚无遁世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徽州“卜

居”时，总是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山水处处暗合着自己返璞归真的内心世界。其实士人对一个新的居住场所不仅要求有山野之趣，但又绝忘不了繁华之地的人工佳境。他们是既想入世又想出世的一群，想构筑的当然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居住环境。徽州的天作之美有了，缺的是人工之技，他们要借人工之技来体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说南迁士族的各姓始祖都不是等闲之辈，在上千年前他们就具备了自己的造村理念，那就是天人和谐与回归自然的内在品格要求，同时兼顾独具一格的物景互融与互衬的审美意趣。当然这样的思想在以后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儒商思想和程朱理学的融合，使得村落的营造更具文化厚度和美学效果。从结果上去解剖这一现象，入手的定然是村落的水口文化。

水口，水口，一村之出口。对于生命之源，财富之源的水，古人绝不等闲视之。相对于一家而言，徽州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说”，居家则讲“四水归堂”。聚族而居的村庄水口不仅是村落风水的咽喉，更是村落

江村水口



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还关涉到家族人丁、财富的兴衰聚散，被奉为村庄内涵的灵魂。

在徽州，传统观念中的风水观念、宗法伦理观念、民间宗教观念都对村落的形态起着支配和控制作用，从而使村落的形态成为充满了精神象征的生活环境。风水家认为村址的理想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即前有朝山，后有龙山，溪河从村前流过，似金带环抱；朝向取背山面水，构成负阴（北）抱阳（南）之势。正如一首风水歌谣所云：

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

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

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

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

这种理想模式在江村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幅古联就很简明的概括了这个村落的基本地理人文特点。

前陈玉案，后枕金鳌，溪水环流，千古钟灵秀；

左拱黄山，右朝白岳，烟鬟远峙，万载毓英华。

江村村形极似太师椅。村后金鳌山似椅背，村前山峰耸然特立，村中双溪环绕，结汇村口聚秀湖，把秀水青山、风水财富统统锁在村里。江村水口狮山、象山把守。狮山古庙为江氏先贤而建，象山鼻上的文昌宝塔学的是杭州雷峰塔的样子。狮、象二山分居左右，如太师椅的两个扶手。聚秀湖为“狮、象”所抱，湖型既似砚台又若蓄势待发之箭弓，弦弓弓背处深入湖面两丈许，建世科坊一座。围湖 120 块石栏上刻有诗文及麒麟等图案，湖堤上垂柳依依，湖边塘荷亭亭。水口距村两华里许。写在江村水口扉页上的是一排四座巍峨的贞节牌坊。

从江村水口的人文构件看，充满了丰富的精神象征意义。水口上茂盛的树木，象征人丁兴旺。水口上有桥、庙、塔，视为镇物。溪水自东

而西入湖，湖面宽广，使锁钥、聚财之气势浩大。而文昌塔自然是文风昌盛的象征。庙宇供奉神灵，当然是祈求江氏子孙四季平安，五谷丰登。湖似张弓，寓意江氏子孙为儒或经商立业去外面闯世界，进而光宗耀祖。座座牌坊，则是江村“忠、孝、节、义”的金字招牌。文昌塔、世科坊、聚秀湖、贞节坊又分别指代为笔、墨、砚、笔架，而江村大地则是一张铺展开来的大纸。这样一来，文房四宝就一应俱全了。文化喻意上的如此布局，其义自明。建筑空间上的序列规则，收放有致，开合自如，诗意迭出。伫立此间，怎能不让人生留恋之心？

水口上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在当时社会都被视为是牵系全村兴衰、吉凶祸福的神物，谁也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就要受到村规族约的严惩。

江村水口除了精神象征意义外，还有着其实用价值。能防卫，有寨墙之功能；能防洪，有疏泄溪水之效；能防风，树为屏障；能蓄水，湖

文昌塔



是后盾。如此精巧布局的水口，自然成了江村人的公共绿地，成了江村人开放式的美丽公园，成了江氏家族的脸面。徽州是程朱理学的盛行之地，聚族而居与人多地少的因素，使得民居少有庭院，加之徽商的富硕，回报故土的习俗，使水口的建设得到了财力和人心的全力支持。一代复一代，使得水口的自然环境更加优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柳暗花明十里烟村归锁钥，
诗情画意一支彩笔对湖山。

“父老兄弟出作入息，咸会于斯”，怎不心旷神怡？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描绘的是水口；“全村同在画中居”点睛的是水口；“人杰地灵”最直观的展现者是水口；集传统观念、文化气息、园林情调等文化符号于一体的依然是水口。探寻水口奥秘，寻找水口风采，到江村会让人不虚一行！

江村的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调不独表现于水口，其村落环境同样饱含诗意，散发出馥郁的书卷气。可以这样说，水口是村落园林的点睛之笔。而在村落周边环境上，先人同样没有马虎，否则那些士大夫们就会感到斯文不足，至少与水口的美不相协调。于是在徽州无论是打开一姓的家谱还是翻开一县的方志，你都可以看到一幅幅十景图或是八景图，与此图相匹配的则是众多文采飞扬的十景诗或八景诗。

先祖在“卜居”的村庄环境上，要寻找符合自己心境的景物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度。就像根雕艺人创作作品，他并不是去刻意而为，相反是在发现早已存在的自然之美。应该说为十景配诗是一种挖掘美的过程，是点石成金的过程。在江氏宗谱中我有幸找到了那位点石成金者。翰林院侍讲兼修国史彭成在成化丙申年《跋江村八景图后》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山林之乐，惟高世隐遁之士能有之，而功名富贵者不得与焉。何也？盖志于功名者不暇乐其乐，而溺于富贵者又不知其所以为乐。此隐居自